



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

——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变革中国》有感

□ 张凯宁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改革开放政策必将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早在2012年,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即与他的助手、芝加哥大学博士王宁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中国改革的“样本式”意义,并合著了《变革中国》一书。今天读来,更加佩服他们对中国经济社会改革深邃的理论剖析和穿越时空的宏大视角,也深深折服于他们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描绘的美好愿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出现过反复,也出现过波折,但大体讲,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没有改变过,并且从大的方向上一直遵循着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从该书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行为在顺应市场经济的一般逻辑时,经济和社会发展就颇为顺利;反之,则会遭遇波折,甚至停滞。这也是阅读本书的最大感受。

务必把资源配置的决定权交给市场,这是农业农村改革所遵循的逻辑。科斯等人在书中详细描述了农村改革的艰难历程和巨大成功。在政府1982年

正式批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从表面上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与生产效率。但如果深入挖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成功的深层原因则是其符合了市场经济规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使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关键的要素,通过自由流动寻找到了有利可图的部门或行业进行更有效率的生产。本书认为,“从长远角度来看,农民重新获得的经济自由对发展农村经济的意义要大得多。”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强调发挥个体的能动性,才能使生产要素有效配置。在广大农村,农民受到的束缚较少,整个状态较城市更加符合市场经济中个体的一般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同土地的僵硬结合被更加自由和合理的配置所取代,产生了“化学反应”。一方面,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另一方面,对土地的使用更加多元,除了农村原本的种植业外,渔业、林业等都得到了普遍发展,农村经济一扫过去的衰败景象,展现出了生机与活力。

务必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农村工业化革命所遵循的逻辑。在农村改革中,乡镇企业带领

的农村工业化革命也取得了巨大成功。民营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由1978年的6%上升到1996年的26%,截止2017年底,已超过60%,撑起了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成为我国经济中最为活跃的部分。书中有言:“乡镇企业产生的积极影响远不止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它们将竞争引入中国经济,是中国转型的强效催化剂。”从这段话,我们可以感受到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鲶鱼效应”。开始之初,民营企业并没有得到政策上的倾斜,甚至面临诸多的限制。但它们通过制定与绩效挂钩的薪酬制度,灵敏地捕捉市场上的变化等行为依然获得了蓬勃的发展,而反过来又助推了国有企业参与竞争的步伐。

务必把定价权交给市场主体,这是价格改革所遵循的逻辑。1992年,是我国价格改革“爬坡过坎”的关键一年,中央作出了一系列解除价格管制的决定,给予市场更多的空间进行自行调节,并且基本实现了自由定价的全覆盖,“除了极少数例外,几乎所有企业,不论是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可以以相同的价格购买所有的生产

资料。”解除价格管制后,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信号更加准确和灵敏,企业生产以消费需求为导向,资源得到了更加合理的组合配置。价格机制改革的筹备时间较长,晚于农村的“边缘革命”。但也是价格革命,通过调整价格机制,修改税制等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改革,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才真正实质性地建立起来。

时至今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依然在不断地完善与发展,对于市场秩序的不断规范,对于市场规则的不断补充,都是为了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为市场经济的未来发展已经定调,这就是“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完善市场机制,打破行业垄断、进入壁垒、地方保护,增强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和调整能力,提高企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和竞争力。”这应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必由之路。

把市场行为交给市场主体,并不是政府可以高枕无忧,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作用同样不可替代。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充分的就业,物价的稳定,国际收支的平衡,

这些都是只靠市场自身无法完成的。而政府的顶层设计,例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供给侧改革等,才能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和绿色发展增添持久的动力。正如开篇所论述的,政府不管以何种手段调控市场,都必须顺应市场经济的一般逻辑,而不是伤害市场主体。对于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量,决不能发生“颠覆性错误”,既要有“有效的市场”,也要有“有为的政府”,这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西方的地方,也是中国为人类的发展提供的中国智慧。

科斯在书中谈到,“我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是全人类的奋斗!”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看到了中国经济体制自身的巨大优势和同市场的高度契合。经过几十年的变革,我们同样对于自己所经历的变革有着深切的体会与无比的自信。《变革中国》一书除了让我们重新梳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变革,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改革开放的本质有了更加系统性的认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如此,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同样能在回顾历史中找到答案!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最光荣的事

□ 任宁



1980年11月,这一年的冬天仿佛比往年来得早了一点。气候湿润的四川省邻水县虽然没有下雪,但是冷空气早已从四面八方宣告着冬天的来临。

刚满16岁的吴从杨会永远记得这个11月。他和一群同样青春、同样怀揣军人梦的青年们,踏上了当兵的旅途。3个月的军训生活,让原本稚嫩的他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铁道兵。军训结束后,他不仅代表新兵进行发言,还被评为“连嘉奖”,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更让他坚定了当兵的决心。

3个月之后,他和战友们坐上了从四川前往格尔木的闷罐车,20多名战友睡在一节车厢里。刚开始大家都很拘谨,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友们渐渐熟悉起来,睡不着觉的时候,大家会听着铁轨发出的声响一起聊天,一起憧憬当兵的热血生活。

就这样,火车行驶了7天7夜,沿途经过汉中、宝鸡、兰州、西宁等地,终于到达了格尔木。下了火车之后,吴从杨就被苍茫大气的青藏高原风光吸引了。他还来不及欣赏广阔无垠的藏地风情,就听见有人在呼救。原来是一名战友,由于高原反应晕倒了,吴从杨的心一下子就悬了起来。

经过紧急抢救,那名晕倒的战友度过了危险期,吴从杨悬着的心也放下了。那是他第一次对这片神秘的青藏高原产生了敬畏之情。此后,他被分配到铁七师机械营一连。由于他在当兵之前热爱文学,喜欢阅读文艺作品,因此,他成为一名通信兵。

当兵时的条件虽然比较艰苦,但是正值青春年华的吴从杨,对外界始终保持着一颗热忱的心,对所有事物充满了好奇。他非常喜欢当兵的生活,忙完平时的工作之后,就用津贴购买《当代》《十月》《译林》等杂志来看,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开阔眼界,但也由于天天看书,导致他的眼睛近视了。

1982年,吴从杨准备考军校,但是由于近视的原因,没能参加考试,虽然有点遗憾,但是他依旧热爱着当兵的生活。一年的通信兵生活之后,他被分配到了修理排,跟着师傅学习修理推土机、铲运机、发动机、底盘、液压系统等。修理排的工作很繁重,但是他还是利用业余时间坚持读书,向当时的《铁道兵》报投稿,每当看到自己写的作品在报纸上刊登出来,他都能开心好几天。

时间来到了1984年1月,这是另一个让吴从杨难以忘怀的年月,铁道兵集体转业。他的身份从一名铁骨铮铮的铁道兵变成一名四海为家的筑路工人。此后,他随着中铁十七局的筑路队伍,先后参与了大秦铁路、包神铁路、京九铁路等国家级重点工程建设,先后辗转于四川、福建、陕西、山西、湖南等地。

随着21世纪钟声的敲响,青藏铁路的建设拉开了序幕。2002年,吴从杨义无反顾地来到唐古拉山,参加青藏铁路建设。当兵的生涯让他拥有了处变不惊的定力,也让他有了不畏艰险、勇挑重担的气质。

有一次,一名同事由于得了重感冒,虽然已经进行了输液治疗,但还是产生了休克,如果不及及时送往医院,将会有生命危险。看到这种紧急情况,他与同事连夜将这名同事送到了格尔木医院。到达医院后,他来不及喘口气,又抬着担架把这名同事送到病房。医生开始治疗后,他腿一下子软了,瘫倒在楼道里,休息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成为一名铁道兵,是我这辈子最光荣的历史。”如今,在中铁十七局五公司永州大桥项目担任党工委书记的吴从杨说。无论是铁道兵,还是筑路工人;无论是在青藏高原,还是在内地;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施工一线……他始终保持着铁道兵的初心,始终坚守在一线,无怨无悔为企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五公司



我想有个家

□ 郝基伟

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朋友家,竟被朋友家的温馨所感动。朋友家,不算大,谈不上奢华。客厅里柔软的沙发、茶几、书架被女主人打理得一尘不染,卧室悬挂着熨好的西服,餐桌上几株百合花散发着迷人的芳香,整个小家被芬芳萦绕着,温暖得让人舍不得离去。这就是家,也是我心中向往的地方。

大学毕业后来到项目,女生宿舍曾是我的家。4个女孩住在一起,粉红色的床单、被子,配上玫瑰花瓣的窗帘,颇浪漫。下班后,我们几个女生打扮得清新艳丽,相聚凉亭下、木屋旁,你扶着我,我挨着你,按下幸福的快门,留下工地生活的美好记忆。

结婚后,我与爱人来到江西工地,也曾有个家。那是从客家老人那里租来的一间次卧,房间内除了一张床,还有两个不足1平方米的布衣柜,为了防止蚊虫叮咬,我在床上支了蚊帐。赣南秋冬温冷多雨,晚上取暖仅靠一个电热毯。有一次赶上村里停电,房间很冷,手冷、脚冷、哪哪都冷,但是只要夫妻在一起,心里还是暖的。

印象最深的家在乌蒙山顶,那是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活动板房。工地忙的时候,他没空下山,我没空上山,回家就成了一种奢侈。一旦得空了,惊喜时也会降临。日落之时,我们站在山顶,看着夕阳晚霞。虫鸣四起时,两个人一起就着月光漫步,树叶被风吹动,那声音似乎变得温柔而深情。

这些年,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到陕西壶口再到江西杨村等地,我一共有过28个家,每一次布置新家都充满了喜悦,每一次起身搬家收拾行囊都有太多不舍。

一栋漂亮的房子,孩子一间,我们一间。蓝紫绒布条纹窗帘配上轻薄的窗纱,阳光洒进客厅、卧室,照进暖黄色的地板……这就是我梦中的家。

作者单位:中铁十六局物贸公司



最美杭黄路

王立栋 摄



思念依然无尽

□ 马勇

4月,如丝如缕的春雨韵味绵绵。

清明,我在公园漫步,踏上一片坡地,岸边的垂柳倒映在湖中。那些刻骨的回忆在我脑海中不断浮现,一副和蔼慈祥的面容久久挥之不去。

小时候,我喜欢和爷爷睡,听他讲述当年的故事,听着听着就进入了梦乡。爷爷是当兵出身,去过前线,他总给我讲当兵那会儿的故事,我也听得津津有味,从小就对军人产生了敬慕之情。

平时爷爷总蹲在门口高大的桐树下,手里拿着一根烟袋锅,插到烟包里安上一小撮旱烟丝,用拇指均匀地抚平,用火点燃旱烟丝,仰起头,嘴唇还不由得“吧嗒”几声,时不时吐几个漂亮的烟圈,在空中袅袅升腾,盘旋起舞,悠然摇摆。爷爷老远看见我便喊道:“勇娃,回来了……”只见他抬起脚,把烟袋锅在鞋底磕几

下,将燃尽的烟丝弹出,往腰里一插,拉着我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爷爷虽然个子不高,可干活却是一把好手。他经常告诉我:“干活是有窍门的,既要干得省力,还要干得快。”只见爷爷猫着腰,手里攥着一把铁叉,脚随着身体一转,轻轻一使劲儿,一捆捆麦子就飞上了车。装满一车后,爷爷拉着车,我在后面推着,听着爷爷唱着那首《兰花花》,“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个英英的采,生下一个兰花花,实实的爱死人……”

农闲的冬季,爷爷便教我们识字。爷爷的算盘打得特别精准,肚子里有无穷的谜语、故事和顺口溜,在我的记忆中,爷爷无所不能。锄草、割麦子、堆麦垛、放羊、搭草棚……我的童年就在这样无忧无虑的乡野生活中结束了。

转眼间,我已经工作很多年了。每次回

家前,我都先告诉家里一声。而爷爷也总会站在村口等我,等到我后,他就一手牵着我一手拄着拐杖,我们一起走在回家的乡村小道上……在家的几天,爷爷总会起早守在我的床边,等着我醒来,那时他已经90岁高龄了。看着他那褶皱而慈祥的面容,我知道爷爷是想和我多守一会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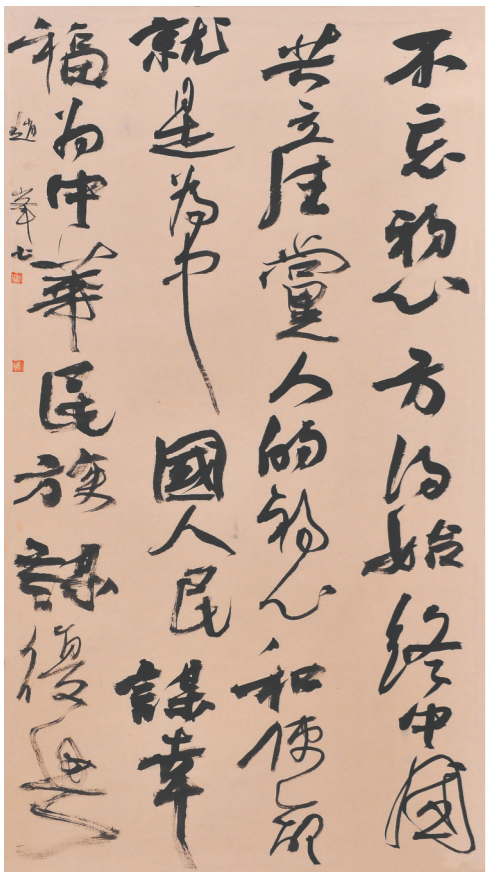
2009年腊月爷爷病危,我在鹅毛大雪的深夜听到了爷爷最后的声音。

“爷爷、爷爷……”我拿着电话使劲儿喊。“是小勇吗?听不到啊……”

“爷爷……”

这是我和爷爷最后一次对话。再回家,那棵高大的梧桐树已经不见了,在枯萎的树根下,发出了新芽。依窗听雨,雨有声,思念依然无尽。

作者单位:中铁十六局四公司



书法 赵锋作



多少人的眼泪
阳光下、月影里
欢乐的、悲苦的
重逢的、离别的
纯洁的、复杂的
汇聚,欢腾,沉沦

水面上和水面下
沉重的双脚
在超然与自我的井田中

奋然前行
静水流深
遗弃所有不谄世事的黄尘
奔向大海
以洁净之身

多少眼泪,饱含希望
多少眼泪,富有深情
世上没有眼泪
何处是河的人生

和春一起

□ 张雷锋

春在故乡
在屋檐下融化的冰凌中
在妈妈亲手擀的春饼里
满院融融的青
雨落时有燕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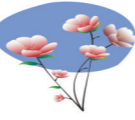
春在冰城

是松花江上破碎的浮冰
是新桃旧松
在母校睡醒
风起时有倩影

春在此地
听工地上机器的轰鸣

春雨后泥土浸染昆明
朝阳里
铁建人和春一起
带着梦想

千里长路车流奔涌
玉宇琼楼直入苍穹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三公司



隧道之光

那一刻隧道是山的胎儿
躁动的光线打了三年的呵欠

山醒来又睡去
睡去又醒来
任光线在腹中休憩、撒欢

河泪(外一首)

□ 靖清波

光线如海
一浪一浪都是故事
工友说
我是海里的鱼
今年在这里逐浪
明年在海外觅食

光线走出隧道
扯住工友发皱的衣袖

山的故事
将是日渐挥发的酒
工友捧着光线
擦洗着黝黑的脸

你听,那故事
在风中传
在海中漂
在地上走

作者单位:中铁十一局二公司

最初的美好

□ 孙旭

弥漫春天的醉人气味
就在不远处
黝黑的农夫和他的大花狗
朝着阳光而去

山对面有秋天在等候
等候硕果累累的收获



提一壶清酒唱着曲儿
给过往的风讲古老故事
所有细胞蠢蠢欲动着
在这十里春风中
在油菜花金色的花蕊中
嵌着生命最初的美好

作者单位:中铁十五局三公司